

罪与罚

[俄罗斯] 陀斯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y, F.) 著 大鹏 译

下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罪与罚

[俄罗斯] 陀斯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y, F.) 著 大鹏 译

下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F.)著;大鹏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69—2394—9

I. ①罪… II. ①陀…②大…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40 号

罪与罚

著者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F.)
译者	大鹏
责任编辑	程双双
出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30
字数	449 千字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9—2394—9
定价	59.80 元(上、下册)

第六章

“……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试图在困惑不解中的拉祖米享反驳拉斯科里尼柯夫的观点说。

他们已经走近巴卡列耶夫的旅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和都丽娅在那儿已经等了他们很长时间。他们不时在路上停下来，进行激烈地讨论，在事实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谈论此事，这让他感到很困惑也很激动。

“那你就不要相信！”拉斯科里尼柯夫带着漫不经心的冷笑，回答道，“你像平时一样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但是，我把每句话都盘算过了。”

“你有些多疑，那就是你去盘算他们说话的原因……哼……当然，我赞成，波尔菲里的语气十分奇怪，还有那个不幸的扎苗托夫！你做得对，他心里是有某些想法，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从昨天晚上开始，他改变主意。”

“完全相反！他们要是那个愚笨的想法的话，他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去隐瞒它，把他们的那张牌隐藏起来，以便在日后抓到你……但是，这样做完全是厚颜无耻和粗心大意。”

“他们要是有了事实，我的意思是，真正的事实……或者至少有了猜测的根据，那么，他们当然就会尽力隐藏起来他们的把戏，以便希望取得更大的胜利（他们也就早去搜查了）。但是，他们没有事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是不明确的，只不过是一个凭空想象而已，他们因此才通过这种厚颜无耻的方法来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或许，他们正在为缺少证据而烦恼呢，于是就在恼怒之中脱口而出了。或许他有某些计划……他好像是一个聪明人，或许通过假装知道的办法来吓唬吓唬我。他们自己有一种心理，老兄。但是，要解释这一切，那是很令人讨厌的。不说了！”

“并且，那是一种侮辱，侮辱！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公然谈起这事（并且，那是一件好事，我们至少……我很高兴）……我现在坦白地说，我很早就对他们有所注意了，当然，这个想法，这只不过是

一个线索而已……一种暗示……可到底为什么有这种暗示呢？他们怎么敢？他们有什么依据呢？你要是能知道我有多么气愤就好了！最好是想一想：仅仅因为是一个穷大学生，因为被贫穷和忧郁弄得有些不正常，在患有严重的神志昏迷之前（注意这一点），他多疑、自负、傲慢、在六个月来一直没有看到过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衣着破烂，靴子也没了底，却必须要面对一些可鄙的警察，去忍受他们的凌辱；并且又有一笔意料不到的债务，契巴洛夫递过来的一张借据，新的油漆味，列氏三十度（法国物理学家列奥缪尔设计的温度计，冰点为零度，沸点为八十度——译者注）的气温，空气沉闷，一大群人，正谈论一件凶杀案，而他刚去过被害的那人家里，所有这些事，再加上一个没有吃饭的空胃！他很可能会晕厥过去！并且那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的根据！他们这些该死的！我明白，那是多么让人讨厌，但是，我要处在你的位置，罗多亚，我就会冲着他们哈哈大笑，或者最好还是，吐到他们丑脸上，向四面八方乱吐十二下。再乱打一通，这样做太精彩了，这样才让事情结束。他们这些该死的！不要闷闷不乐！那是一个耻辱！”

“可是，他真的说得很好！”拉斯科里尼柯夫心中暗想。

“他这些该死的！可明天又要反复询问吗”他痛苦地说道，“难道我真的要给他们解释一下吗？当我昨天在小饭馆里竟屈尊对扎苗托夫说话时，我感到很是烦恼。”

“该死的！我亲自去找波尔菲里！我要以一家人的身份，把的心里话全部从他嘴里给逼出来。对于扎苗托夫……”

“他终于彻底明白过来了！”拉斯科里尼柯夫心里想道。

“等一等！”拉祖米享又抓住他的肩膀，大喊道，“等一等！你弄错了！我想起来了，你弄错了！那怎么能算上一个圈套呢？你说，关于那两个工人的问题是一个圈套。但是，要是你干的那件事的话，你会说你看见过他们正在油漆房间……看到了那两个工人？恰恰相反：即使你已经看到过，你还会说没有看到什么！谁会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呢？”

“我要是干了那件事，我肯定会说，我看到过工人和那套寓所。”拉斯科里尼柯夫带着一种勉强并且明显的厌恶，回答道。

“但是，为什么要说对自己不利的话呢？”

“因为只有乡下人，或者是最缺乏经验的新手，才会在审查时有气无力地否认一切。要是个稍为成熟和有点经验的人，他肯定会尽力承认所有表面上的无法避免的事实；但会寻找别的理由来说明这些事实，会提出某些独特的、出人意料的转变，将会让它们具有另一种意义，显示出另一种印象。波

尔菲里猜想我肯定会那样回答，并且说，我曾经看到过他们，并做出一副说出真话的神态，然后再作一些解释。”

“但是，他马上就会告诉你，两天前，两个工人不可能在那儿，因此，你肯定是在发生谋杀案的那一天的八点多钟到过那里。从这一个细节上，他就可以让你上当！”

“对，那就是他所猜想的，认为我肯定来不及细想，并且将会急着做出最为合适的答案，这样一来，就却忘了在两天前，工人们是不可能在那里的。”

“可你怎么会把那一点给忘了呢？”

“再容易不过的了！那正是一个聪明人最容易做的蠢事了。越是狡猾的人，就越是不相信他会在一件普通的小事上被骗住。比较狡猾的人肯定会被较为简单的小事骗住。波尔菲里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一个笨蛋……”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拉斯科里尼柯夫忍不住笑了起来。但与此同时，他突然为他本人的坦率以及他作出这种解释时的那种热情而感到不可思议，虽然他以前的谈话，一直都怀着阴郁而又厌恶心情，显然是别有目的，迫不得已。

“我对某些方面产生一种爱好了！”他心中暗想。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他突然间心神不安起来，他好像产生了一个出乎意料和令人忧虑的想法似的。他心中的不安逐渐在增强。他们恰好来到巴卡列耶夫旅馆的门口。

“单独进去吧，”拉斯科里尼柯夫突然说道，“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你要去哪里？哎呀，我们刚到这儿！”

“我禁不住……我在半小时以后就会回来的。给她们说一声。”

“随你怎么说，我跟你一起去！”

“你，也想折磨我！”他尖叫着，目光中流露出这样一种痛苦的愤怒和绝望的神情，致使拉祖米享的手放开了。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沮丧地看着他向他住处的那个方向大步快速走去。最后，他咬紧牙齿，紧握着拳头，他发誓当天就去把波尔菲里，像挤柠檬似的把他挤干，便上楼去安慰为他们长时间不来而正感到惊恐万分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去了。

当拉斯科里尼柯夫回到家里时，他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并沉重地喘着粗气。他急忙爬上楼去，走进他那个没有上锁的房间，马上扣紧门闩。然后在一阵莫名其妙的惊恐中冲到那个墙角，把手伸进他藏过东西的那个墙纸下面的小洞里，仔细地在小洞里摸索了一会儿，把墙纸的每个皱折，每个破裂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他什么也没找到，他站起身来，深深地吸了口气。当他到达巴卡列耶夫旅馆的台阶上时，他突然想到了某些东西，一条表链、



一个纽扣，或者甚至是上面带有老妇人笔迹，曾经用来包过东西的纸，可能不知怎的掉了下来，丢进某个裂缝里去了，然后便突然变成一件意料不到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证据来反驳他。

他站在那里，好像是陷入了沉思，一种奇怪的、耻辱的、一半是没有意识的微笑在他的嘴唇上闪过。他最后拿起帽子，静悄悄地走出了房间。他的思绪现在一片混乱。他做梦似的走过大门口。

“他本人就在这儿！”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大喊道。

他抬起了头。

看门人正站在他自己那个小房间的门口，正把他指给一个身材短粗的人，那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工匠，穿着一件长袍，还有一个马甲，远远地看去非常像一个女人。他弯着腰，头上戴着一顶油乎乎的帽子，向前低着头。看他那满是皱纹，皮肤松弛的脸上，他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他那双眼睛深陷在脸上的肥肉中，神情阴沉而又严厉，而且不满地向外面看着。

“什么事？”拉斯科里尼柯夫走到看门人面前，问道。

那个人从眉毛下面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并且故意把他仔细打量一番；然后慢慢地转过身去，没有说一句话，便走出大门到大街上去了。

“怎么回事！”拉斯科里尼柯夫大喊道。

“怎么，他在这儿问，是否有一个大学生在这儿居住，并且提及你的名字以及与谁住在一起。我看到你正过来，我把你指了出来，他却走了。这是怎么回事。”

看门人似乎也十分困惑不解，可并不是太不解，想了一会儿，便转身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

拉斯科里尼柯夫在那个陌生人的身后追去，马上就看到他正在街道的另一面向前走着，甚至还是同样迈着从容而谨慎的步伐，眼睛盯着地面，好像正在苦思冥想似的。他很快就追上了他，却在他身后走了一会儿。最后才与他并排向前走着，他望着他的脸。那个人马上注意到了他，很快看了他一眼，却又低下了眼睛，他们就这样并排走了一会儿，也没有说一句话。

“你正在打听我……向看门人？”拉斯科里尼柯夫终于用一种好奇而又平静的声音，说道。

那个人并没有答话，他甚至看也不看他一眼。他们又都沉默下来了。

“你为什么……来打听我……并且什么也不说……那样做是什么意思？”

拉斯科里尼柯夫中断了，似乎他不能把话清楚明白地说出来。

那个人这一次却抬起了眼睛，用一种阴沉沉、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拉斯科

里尼柯夫。

“杀人犯!”他突然用一种平静而又明确、清楚的声音说道。

拉斯科里尼柯夫正在他身旁走着。他的腿突然感到软弱无力，一阵寒战从他的脊背上袭过，一瞬间，他的心也似乎停止了跳动；随后又像失去控制似的狂跳起来。他们就这样在沉默中肩并肩地走了一百来步。

那个人并不看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谁是一个杀人犯?”拉斯科里尼柯夫用一种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咕哝道。

“你是一个杀人犯。”那个仍然用较为清晰而又有力的声音回答道，带着一种得意洋洋而又仇恨的微笑，又径直看了看拉斯科里尼柯夫苍白的脸和被说中了的眼睛。

他们恰好来到十字路口。那个人往左转去，并不向后看他一眼。拉斯科里尼柯夫却一直站在那儿，凝视着他的背影。他看到那人在走出五十来步远时，转过头来看了看他仍然站在那儿。拉斯科里尼柯夫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是他想象着，他又一次嘲笑他了，这一次却是一种冰冷怨恨而又带着得意的嘲笑了。

拉斯科里尼柯夫脚步踉跄，双膝发抖，顺原路回到他的小阁楼，感到浑身像被冻硬了似的。他把帽子摘了下来，把它放到桌子上，一动不动地站了十来分钟。随后便精疲力竭地躺在沙发上，痛苦而又无力地呻吟着，在沙发上伸直身子；他就这样躺了半小时。

他什么也没有想。某些想法，或者是某些想法的片断，某些没有顺序或者不连贯的印象，在他的脑海中飘过……他曾在孩童时代所看见过，或者是曾经在某个地方见到过的，而从来也没再想起过的人的脸；V教堂的钟楼、在一家饭馆里的台球案，一些正在打台球的军官，地下室里的某些烟草店铺里的香烟气味，一个饭馆里的房间，十分黑暗的后楼梯，溅满了污水，潮湿不堪，并且撒满了蛋壳，在某个地方还传来了星期天的钟声……这些图像一个接着一个，像狂风似的旋转着。有些东西他很喜欢，并且很想抓住，但是它们却消失了，他心里一直都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却并不是无法抵抗。有时甚至让人感觉很愉快……还在继续轻微地颤抖着，却有一种让人愉快的感觉。

他听到了拉祖米享那急匆匆的脚步声，便闭上眼睛，装作睡着了。拉祖米享推开房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好像是有些犹豫似的。然后他才轻轻地走进屋里，小心谨慎地走到沙发前。拉斯科里尼柯夫听娜斯塔莎小声说道：

“别打扰他，让他睡觉；让他稍后再吃午饭吧。”

“只有这样。”拉祖米享回答道。

两人便小心谨慎地退了回去，并关上了房门。又过了半小时。拉斯科里尼柯夫睁开眼睛，又仰面躺着，把双手扣在一起放在头下面……

“他是谁？这个在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人是谁呢？他在哪里，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一切都看到了，那是很显然。他当时站在哪里，他是从哪儿看到的？他为什么到了现在他才从地底下冒出来？他怎么能看见？难道有这种可能吗？哼……”拉斯科里尼柯夫继续想着，浑身冷得直打战，“还有那个尼古拉在门后面拾到的宝石盒……难道那是可能存在的吗？是一条线索吗？你漏下一条极小的线索，你就会造成一个金字塔样的证据！一只苍蝇飞了过来，并且看到它！难道这是可能存在的吗？”他突然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他已经变是多么软弱，身体是多么虚弱啊。“我应该知道这一点，”他带着一丝痛苦的笑容，想道，“我了解自己，知道我将会怎么做，我怎么竟敢举起斧子去杀人呢。我预先就应该知道……唉！但是我的确知道！”他绝望地小声说道。他总是一产生某个念头就停顿一下。

“不，那些人并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真正的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猛攻土伦，在巴黎制造一场大屠杀，忘记留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远征莫斯科时白白丧失了五十万人的生命，在维尔纳说了一句笑话，便敷衍了事（这里是拿破仑一世。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波拿巴上尉率领一支部队，以突袭的战术，在法国南部的，占领了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攻克的土伦；在一七九九年十月波拿巴为了夺取政权，把一支处在困境之中的军队扔在埃及，偷偷地回到了巴黎；法国历史学家柯伦库尔写道：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被击败后，曾在波兰的维尔纳说过这么一句话：‘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让后人去评判吧。’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成语。——译者注）；在他死后，人们还为他建起了祭坛，他就这样可以为所欲为。不，这样的人似乎不是血肉之躯，而是用青铜铸成！”

一个突然出现的毫不相关的想法几乎让他大笑起来：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一个可怜的瘦骨嶙峋的老妇人，一个红箱子放在床底下的典当商……这是一盘为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准备的精美的杂烩菜，让他去消化吧！他怎么能消化掉呢！那太贫乏无味了，“拿破仑会钻到老妇人的床底下！啊！多么讨厌啊！”

他有时候觉得他是在胡言乱语：他陷入一种极为兴奋的状态。

“那个老妇人并不重要，”他热心而又胡乱地想道，“那个老太太或许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她并不是太重要！老妇人只不过有一种病……我正急着

跨过去……我所杀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原则！我扼杀的是一条原则，但是，我却没有跨越过去，我停在了这边……我只是有能力去杀害。而且似乎我甚至没有能力办到这一点……原则？为什么那个傻乎乎的拉祖米享竟在大骂社会主义者呢？他们是勤劳的生意人；为‘公众幸福’是他们的事业。不，生命只给我一次，并且从来也不会再给我了：我不想为‘公众幸福’而等下去。我想自己活下去，不然的话，就不如根本就不活好了。我只是不愿把我的烦恼一直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等待着‘公众幸福’的到来，而无视我正饿得要死的母亲。我要把我的一小块砖头放到公众幸福里面去，这样下来，我的心里就平静了。哈—哈！你们为什么要让我溜掉呢？我只能活一次，我也想……唉，我是一个美学上的虱子，仅此而已，”他突然补充道，像疯子似的大笑起来。“对，我的确是一只虱子，”他接着想道，抓住这个念头，带着一种报复性的愿望，心满意足地反复玩味着，用它来取乐。“第一，因为我能推论出来，我是一只虱子；第二，因为一个月来，我一直在麻烦仁慈的上帝，请他作证，我做的那件事，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肉体上的强烈的性欲，而是带着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崇高的目的……哈……哈！第三，我决定在实行我的计划时，要尽可能遵循公平合理，注意重量和尺度，并做了精密的计算。在所有虱子当中，我挑选了一只最没有用处的，从她那里拿走为实现第一步所必需的钱数，不多不少（这样，其余的钱就可以按照她的遗嘱，而送给修道院了，哈……哈！）并且，这就显示出我完全是一只虱子了，”他咬牙切齿地补充道，“因为我本人也许比那只被我杀死的虱子更可鄙，更讨厌，并且我预先就已经感觉到，在我把她杀掉以后，我会这样告诉我自己。难道还有比那更恐惧的事吗！粗俗！卑鄙！我理解那些骑着战马，手持马刀的‘先知’。安拉（伊斯兰教的上帝，也称安拉为真主——译者注）的命令，‘发抖的’畜生，必须服从！‘先知’是正确地，他不用赐予解释，便当街架起大炮，轰打那些无辜的和有罪的人！对你来说，只有服从，发抖的畜生，并且，不要有欲望，因为那不是你的事！我绝不，绝不我绝不饶恕那个老妇人！”

他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了，发抖的嘴唇焦干，他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

“母亲，妹妹，我是多么爱她们啊！我为什么现在怨恨她们呢？对，我恨她们，我对她们有一种生理上的怨恨，她们在我身边，我无法容忍……我走到母亲面前，吻着她，我记得……我拥抱着她，心里想，她要是知道了……那么，我会告诉她吗？那正是我可以做到的……她肯定与我一样，”他补充道，并竭力思索着，好像是在与神志昏迷作搏斗似的。“啊，我现在是多么怨恨那个老妇人啊！我感觉到，她要是再复活的话，我将会再次杀掉她！可怜的丽

扎韦台！她为什么要进来？不过，有些奇怪，我为什么几乎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好像我没有杀死她似的！丽扎韦台！索尼娅！可怜而又温顺的人儿，长着一双温柔的眼睛……可爱的女人们！她们为什么没有哭呢？她们为什么没有呻吟呢？她们放弃了一切……她们的眼睛是温柔的，文雅的……索尼娅，索尼娅！温柔的索尼娅！”

他失去了知觉；对他来说，似乎很是奇怪，他竟不记得他是怎么跑到大街上去的。天色已晚，夜色苍茫，一轮圆圆的月亮也变得越来越明亮了；但是，空气特别闷热。大街上的人们一群一群的，工人和生意人都正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其他人是出来散步；街上有一股石灰味、尘土和死水的臭味。拉斯科里尼柯夫向前走着，又悲哀，又忧伤：他清清楚楚意识到，他出来是带有一个目的的，急着要去做某件事情，但是他却忘了要去做什么。突然他静静地站住了，并看到街道的另一侧站着一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他穿过大街走到那人近前，但是，那人却马上转过身来，低着头走去了。好像他并没有向他招手似的。“停住，他真的向我招过手了吗？”拉斯科里尼柯夫对此感到很是惊讶，但是他努力追了上去。在他还没走十步时，他便认出那个人来，并大为吃惊：竟还是那个穿着一件长袍，有点驼背的与刚才是同一样的人。拉斯科里尼柯夫远远地跟着他，他的心在怦怦直跳；他们顺着一个拐弯处走去，那个人仍然没有回头。“他难道知道我跟着他？”拉斯科里尼柯夫心中暗想。那人走进一幢大房子的大门里。拉斯科里尼柯夫赶快来到大门口，并向里面望去：看看那个人是否回过头来向他做个手势。那个人走进院子里，竟然回过头来，又好像向他招手似的。拉斯科里尼柯夫马上跟着他走进那个院子里，但是那个人已经走了。他肯定是上到第一道楼梯上去了。拉斯科里尼柯夫在他身后追了过去。他听到两段楼梯上面那缓慢而均匀的脚步声。这楼梯看上去竟出奇地熟悉！他到了每一层上面的窗户，月亮那忧郁而神秘的光线透过窗格而照了进来；然后，他到了第二层。呸！这就是工人们干活的那套寓所……可他怎么没有马上就认出它来呢？那个在上面走的脚步声消失了：“这么说，他肯定是停了下来，或者是在某个地方藏了起来。”他到了三楼，他是否继续向上爬呢？那里有一种可怕的寂静……可他继续向上走去。他自己走路的声音让他感到恐惧和害怕。多么黑啊！那个人肯定藏在这里的某个角落里。啊！房门正大开着；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在过道里很暗，空荡荡的，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似的；他踮着脚尖溜进客厅：里面洒满了月光；所有的一切都与以前一样：有椅子、镜子、黄沙发，镶在框架里的画。一轮又大又圆的红铜色的月亮从窗户射过来。“那是月亮使这里面显得



这么寂静，制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拉斯科里尼柯夫想道。他站在那里等待着，等了一段时间，月光越是寂静，他的心就跳得越是厉害，直到它有些疼痛了。仍然是那样寂静。他突然听到在一瞬间就消逝了的撕裂声，像是折断一根木片似的，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一只正在飞行的苍蝇突然间撞到了玻璃上，发出一阵悲伤的嗡嗡声。就在这时，在那一刻，他注意到，在墙角里，在窗户与一个小食橱之间，有一件像是斗篷的东西在墙上挂着。“这里怎么还挂着件斗篷？”他想道，“以前这里没有……”他静静地走上前去，感到好像在那后面藏着一个人似的。他小心谨慎地掀开斗篷，看到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妇人，把身子折成两截，以致他看不到她的脸，但是，就是她。他就站在她的面前：“她是害怕了！”他想，他悄悄地从套索上取下斧子，在她的头盖骨上砍了一下，然后再来一下。可是，说来奇怪：她并没有动，好像她是用木头做的。他大为吃惊，弯下腰去离得近一些，想看一看她；可是她却把头更往下低。他把身子完全弯到地板上，从下面向她的脸上看去，他隐约看到，呆得浑身发凉：老妇人正坐在那里笑着呢，并没有出声，笑得发抖，尽她最大可能地忍着，以致他没能听到笑声。突然间，他想象着，卧室的门被打开了一条小缝，里面有人的笑声和小声说话的声音。他勃然大怒：开始在那个老妇人的头上猛力地砍着，但是，斧子每砍一下，从卧室里传来的笑声和低语声也变得越来越响亮了，那个老妇人高兴得直抖。他正要跑开，但是过道里已经站满了人，各个房间的门都是大开着，在楼梯平台上，楼梯上面、下面……都是人，一排排的人头，都在看着，但是都拥挤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在期待着。他的心揪紧了，他的腿像在地上扎了根似的，都一动不动地……他想大喊，于是就醒了过来。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是他的梦境似乎奇怪地继续着：他的房门大开着，一个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人，正站在门口注视着他。

拉斯科里尼柯夫几乎还没有睁开眼，便马上就把眼睛闭上了。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

“难道还是在做梦吗？”他感到疑惑，又几乎不能让人看出来地把眼皮抬起来，那个陌生人还在同一个地方站着，仍在看着他。

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小心谨慎地随手关上房门，走到桌前，停了一会儿，仍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拉斯科里尼柯夫……便悄悄地自己坐在沙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把帽子放在他身旁的地板上，双手撑着手杖，下巴放在手上。明而显见，他正准备长时间地等下去。通过他匆匆地一看，拉斯科里尼柯夫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年轻人了，矮胖，长一把浓密的，



淡黄色的，几乎有些发白的大胡子。

十几分钟过去了。天还亮着，但是已经开始变暗了。屋子里完全寂静下来。楼梯上也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一只大苍蝇嗡嗡地乱飞，撞到了玻璃窗上。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拉斯科里尼柯夫突然起身，坐在沙发上。

“喂，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我知道你并没有睡着，而只不过是装睡着罢了，”陌生人古怪地回答道，平静地大笑起来，“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

第四部分



第一章

“难道这还是一个梦吗？”拉斯科里尼柯夫再次想道。

他小心谨慎而又心有疑虑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

“斯维德里盖洛夫？多么没有意义！这不可能！”他终于在困惑不解中说出声来。

对于这一惊呼，来访者好像并不感到奇怪。

“我有两个原因而过来找你，第一，想和你这个人结识，因为我已经多次听人说过您的那些有趣的和让人高兴的好话；第二，我满怀希望，也许你不会拒绝帮助我，做一件直接关系到你的妹妹，阿芙多季雅·罗曼诺芙娜幸福的一件事。因为没有您的支持，由于她对我抱有偏见，她可能现在还是不让接近她，但是在你的帮助下，我想……”

“你想错了。”拉斯科里尼柯夫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可以请教您，她们是昨天到达的吗？”

拉斯科里尼柯夫没有答话。

“是昨天，我知道。我本人也只是昨天刚到。那么，让我告诉您这件事，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认为没有为我自己辩解的必要，但是请您告诉我：在所有这件事中，在我这一方面，确实有一个特别犯罪的地方，您不带偏见、根据常理来评一评吧？”

拉斯科里尼柯夫继续默默地看着他。

“我在自己家里迫害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姑娘，‘用无耻地向她求婚来对她进行侮辱’……是这样的吗？（我期待着你的话！）但是，你只要去想一想，我也是一个男人，也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原文为拉丁文，这是一个引文，罗马作家杰林齐亚在他的喜剧《自我折磨》中有一段话，意思是，我是一个人，凡是人所具有的本性，没有一样不是我所有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一句箴言。——译者注）……总而言之，我也能被吸引住而陷入热恋之中（这并不是由我们的意志来决定），于是，一切都用最自然的方式来解释了。问题是：

难道我是个穷凶极恶的人，或者我本人就是一个牺牲品吗？假如我是个牺牲品该怎么办呢？我向我热恋的对象提议，要她与我一起私奔到美国或者是瑞士时，我可能对她怀着最深沉的敬意，并且可能是想促成我们的共同幸福！理智总是为感情所驱使；你知道，这样做对我自己的危害，比任何人都要厉害！”

“那不是主要的，”拉斯科里尼柯夫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那不过是不管是你对还是你错，我们都讨厌你，她们不想再与你来往，我们会把你赶出门的，滚吧！”

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大笑起来。

“可你……可是你倒不会上当，”他坦率地笑着说，“我希望能让你上当，可是，你立刻便点中要害！”

“但是你还正骗着我呢！”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斯维德里盖洛夫公然大笑着说道，“但是，这就是法国人所谓的‘光明磊落’（原文为法语——译者注），耍花招可是最天真的形式！但是，你仍然打断了我的话；无论如何，我再重复一遍：要不是发生在花园里的那件事，决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玛尔法·彼特罗芙娜……”

“听说，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也是被你给弄死的？”拉斯科里尼柯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哦，那么，你也听说了那件事？但是，你要相信，尽管……可是，对于你所说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样说才好，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的良心上是很平静的。不要想象着我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担忧的：所有一切都秩序井然，经医生检查，诊断为中风，是由于午饭吃得太多，喝了一瓶酒以后，马上去进行洗澡，别的并没有检验出什么原因。但是，我后来自己又进行了反省，特别是来这儿的路上，坐在火车里的时候：这件不幸的事……是不是我在精神上让她受到了刺激，或者是由于诸如此类原因造成的？但是，我得出结论，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拉斯科里尼柯夫笑了。

“我对你在这件事上的烦恼而感到惊奇！”

“但是，你为什么在笑呢？只要想一想：我用鞭子只不过抽了她两下……甚至连痕迹也没有……请你不要把我看做愤世嫉俗的人；我完全明白我所做过的事是多么残忍，但是，我也确实知道，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也好像喜欢我的这种，也可以这样说，是多情吧。关于你妹妹的事已经完全结束了。在